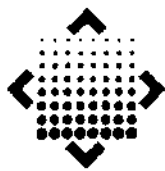


我的 N 种生活

葛红兵 著



好看文丛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N种生活/葛红兵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01. 10

ISBN 7-105-03791-1

I. 我... II. 葛...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63532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14号 邮编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1年10月第1版 200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9 字数:165千字

印数:0001-8000册 定价:18.00元

此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总编室电话:64212794 发行部电话:64211734)

国内批评界对本书的评价

我喜欢这本书以及这样一种自我独白的忏悔录的方式。学院派和学理至上主义已经毁掉了生命的感受性，而它召回了灵魂的真切声音，召回了一个“六十年代人”的奇特经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身负着灾难和苦役，但在身体写真集四处泛滥的年代，惟独灵魂的痛楚遭到忽略。这部心的写真，无疑有助于改变这种无耻的景象。

——朱大可

这是一本精神的自传，这是一声声耻辱中痛切的呼喊。是的，如同作者所说，“思想者最大的敌人是恐惧”，那么，就让我们跟随作者一起回忆，在回忆中尝试着战胜恐惧吧。

——余杰

《我的N种生活》一书证明葛红兵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批评家，还是一个热情的思想者。他赋予了思想一种罕见的感性力量。书中众多从日常生活深处发现的令人惊讶的智慧，正是这种力量在他的内心长驱直入的结果。他非凡的才华、深度和创造性，我以为，在他同时代的学人当中，并不多见。

——谢有顺

对自我灵魂的无情撕裂，对苦难记忆的深情回眸，对历史命运的独特反思，对生存意义的无限追问，构成了葛红兵写作这本书的潜在动机。它以一种心灵史的方式，充分展示了人作为一种历史的存在，文化的存在，自然的存在，既具有许多丰富的异质性成份，又具有许多共通的人性劫难。

——洪治纲

祈求绝望背后的安慰，收集自卑深处的自信，洗出污秽里的洁白和穿着虚伪之衣的真诚，血肉横飞的自剖，现身说法的忏悔，混合了恐惧与惊喜，交织着上升和坠落，凄厉粗糙的狂舞，逼近吉凶叵测的文字的极限。

——郜元宝

这是一颗敏感、不安的灵魂的自我剖示，展露了幽暗复杂的精神图景，释放出强烈的冲击力和生命痛苦挣扎所产生的丰富能量。抉心自食，痛何如哉。

——张新颖

历史是自己记忆中的历史，回忆是铭心刻骨的回忆。谁能说只有老人才有回忆往事的权力呢？新生代批评家展示的是另一种经历，但一样的感人，一样的让人过目难忘。

——杨扬

葛红兵是我们这个时代卢梭式的窥视者，他的粗鄙与野蛮都是率真的。

——王干

真诚，略带一点自虐性的疯狂，但那种扑面而来的真诚的勇气使一切躲在道德大纛背后的正人君子们心跳脸红。

——王宏图

祈祷，为生活的“罪”与“痛”祷告，这是一个思

想者的“罪”与“痛”，把形而上的反思和日常生活经验紧密结合起来，用自传的方式写，更让人感叹。不过，男权主义色彩在这个文本中也很典型。

——艾云

目 录

- 一、绪言 (1)
- 二、1968年的飞 (4)
- 三、自己审判 (13)
- 四、每一个人都是泥土 (17)
- 五、纸上谈心 (20)
- 六、只要你还没有死亡得彻底，
你就将和它同床共枕 (23)
- 七、看不到真理，是你的长处 (26)
- 八、爱与欲 (之一) (30)
- 九、爱与欲 (之二) (40)
- 十、和耻辱握手言欢 (46)
- 十一、恐怖是一种传染病 (52)

- 十二、我是凶手 (58)
- 十三、学与术 (66)
- 十四、我是你的玩具 (70)
- 十五、邪恶者自白 (78)
- 十六、你看，你看—— (84)
- 十七、我和我的工具在北方 (86)
- 十八、我的标志 (91)
- 十九、噩梦飞扬 (101)
- 二十、他们像鸵鸟 (107)
- 二十一、在自由的风中回忆我的文学 (111)
- 二十二、祖父在街上荒唐地转悠 (118)
- 二十三、我的心里装上了石头 (130)
- 二十四、妻子和我的情敌柔情似水 (136)
- 二十五、人的一生成能遇到几个老师 (144)
- 二十六、像别人一样生活 (159)
- 二十七、除了衰退、颓废他们什么
也没有给自己留下 (168)
- 二十八、我与你 (175)
- 二十九、我与他 (179)

- 三十、结束的时候就是和自己告别 (190)
- 三十一、跋 (192)
- 附录 有关葛红兵现象的争论 (193)
- 相对主义者葛红兵 戈 雪 (193)
- 偶像的黄昏 颜翔林 (198)
- 行吟与守望 孙德喜 (200)
- 新生代学人葛红兵 杨剑龙 (213)
- 超越功利主义 张 曦 (216)
- 一个基本评价标准和一个重要参照系 刘川鄂 (227)
- 学术批评要有历史主义态度 秦 弓 (240)
- 文学批评的精神 黑 白 (246)
- 为炮制悼词者出示红牌 红 孩 (252)
- 爱国、性压抑……与文学 尹丽川 (258)
- 葛红兵答某报记者范文琼问 (268)

一、绪 言

虚无的力量，死亡的力量，那么大，只有在天的上帝才知道，人有时候有多绝望，也许存在就是巨大的虚无，语言也是如此。我的语言更是如此，如果有谁因此而遭受伤害，请原谅我。

我只是对人这个存在物本身感到绝望。细节在积累，记忆越来越多，但是遗忘却没有来临；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重，就要腐败了，而飞翔的许诺迟迟没有兑现。许多事情正在来临的路上，另一些事情则在消逝的途中，我惟一的依靠和欲望就是这些语言，在语言中和它们相安无事，同路同到底。

这不是谁的过错，在我们的交往中，没有谁是有过错的，过错的是这语言，它来自诅咒，或者就是诅咒本身。

生活深处的隐痛，它们唤起了我以及我的语言，让

我的体内有痛的感觉。我的隐痛是无限的，语言对我来说是阶梯，经过攀登，我希望尽头是一扇门，打开它我就可以看到那些痛楚和不公了，这种感觉比做爱、喝酒、游荡、读书更重要，它来自语言，语言深处居住着的理解自己、安慰自己、灭掉自己的冲动和愿望。——一个人怎能如此不喜欢自己又能和自己相处下去，一个人怎能如此厌倦自己，又能对自己心安理得？我必须和自己谈，说服自己。“你算个什么东西？”我常常这样问自己，现在我要用一种诅咒的语言来回答。

这是我用自传的方式来写它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我喜欢奥古斯丁、卢梭、尼采、萨特，他们懂得忏悔的意义，懂得和自己斗争并且接受这种斗争的结果。我得承认我在写作方式上摹仿了他们，但是这又有什么呢？伟大的人创造了高不可及的范本，就是用来摹仿的。问题是虚无、忌恨、恐惧、邪恶、情欲、妥协、羞辱、毁灭的感觉，它们盘踞在我的生活中，我如何与它们谈判，如何安顿它们以及它们背后的那些人、那些事。

我不害怕暴露自己，其实我是什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正在通过它寻找自己。不会有人破解其中的密码。那个通过这场写作找到的“自己”，只有我自己知道，它对我的意义比任何读者都重要，我把那个“自己”当成工具，就像我在生活中常常将自己当成工具一样。这是这样一场写作——我试图通过它找到第三者眼光中的自己，我试图用我自己的言谈来代替周边的言谈，我试图用它来武装自己。

我拆解自己，我想当我再次将自己组装起来的时候，我将能把一个灵魂，一个已经安妥了的灵魂放进去。其实我也知道写这个东西没有意义，谁能希望语言能拯救我们呢？除了忍受只能在濒死的状态下残存。但是，我希望离开，离开这种语言，所以我希望尽快把它用完。这只是人的语言，它是有限的，是短暂者的语言。有很长时间，我相信人可以依据自己来解决道德、意义等问题，现在我对此没有那么大的信心了，这让人绝望。

我说，是因为我渴望离开它。然而，又能走向哪里呢？在哪里我们才能皈依永恒者的语言？



二、1968年的飞

1968年是什么样的呢？在我拥有语言能力以后，我的母亲、祖母还有其他的人都试图让我明白这个年份的特殊意义，此后各种记忆以及转述的语言在我身边编织起来，但是，我并不能从中抓住什么明确的线索。

什么东西能将我带回到那个年份去呢？没有。当我懂事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那个年份，永远地离开了那个年份，再也回不去了。就像一个人，他永远地离开了故乡，此后他的故乡对他来说仅仅只是村口的炊烟、细雨、牛羊的鸣声，不，不是这些本身，而仅仅是这些东西在他脑海中的暗影。对于我，1968年，则更为残酷，它消失得无影无踪，11月，在我的家乡应当是非常寒冷的季节了，我就出生在那年的寒冷里。

不过，现在，我已经不再认真地关心1968年了，我更关心1968年之前，这之前，我在哪里呢？我想象那个

时候，我还是一些尘埃；或者什么都不是，我什么都不是，没有质地，没有重量，什么都没有，但是，我能在天空中飞翔，我能看到地上以及地上的人们，他们在大地上忙碌和疲惫的身影，我能流泪。

不，我不是为自己流泪，我是为我脚下的一切而流泪，它们竟然就这样存在着。是的，我不必为自己流泪，我什么都不是，对于我来说，这个世界上已经存在的一切，都是我所不需要的，我一无所求，我高高地飞翔着，无所依傍，也无所牵挂。

我流泪仅仅是因为我真的热泪盈眶，为与我无关的事物而痛心。我未曾存在，但我为存在而痛心，为那个深深地扎根在时间中，孤独地悬浮的虚无里的存在而痛心。

那个时候我没有性别、没有性格、没有一切，那是多么自由的时光啊，太阳从地球的那一端升起，月光从夜晚开始来临，它们都要遵循事物的规律，而我在这之中，我在大地和云霓之间，在存在和非存在之间自由地来回，无需桥梁，我就是桥梁；无需目的，我就是目的。

是啊，一丝，轻轻的一丝，它需要什么呢？它什么都不需要。有谁会恨它呢？谁也不会恨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有谁会爱它呢？没有，一个不存在者，它又需要谁的爱呢？

它所要的就是飞，一直飞，飞入虚无和寂灭。那是超越引力和压力的世界，没有诱惑当然也没有压抑，因为它空空如也，就是一种飞。

但是，1968 年之后，我将遗忘这一切。这是多么彻头彻尾的令人绝望的遗忘，我成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有个名字叫“自己”，他竟然就是我自己。

我再也不能回忆起从前了。我已经一去不回地从那里坠落了下来。

我常常会莫名地渴望飞翔，一种无法言说的飞行欲望在我的身体里涌动着，它折磨着我，让我无法安稳。为什么我会渴望飞翔呢？在我的记忆中我从未飞过，即使是离开地面那么一小会儿，例如爬到凳子上换只灯泡，或者在某个高处站一会儿，我都会战战兢兢，恐惧异常。我离不开地面，可是我又分明渴望着飞。

难道飞就是我所从来的地方？难道当初我的确是飞？而现在我已经将它彻底地忘记？

现在，我趴在一张床上，一无是处地趴着，阳台上她正在洗衣服，洗衣机轰隆隆的旋转声使我头疼欲裂，已经有一个月了，每天早晨我都要被这种声音弄醒，对于一个凌晨 2 点才入睡的人来说，6 点钟意味着午夜，可是，我每天都要在这个时候醒来。是谁让我来到这里？是谁一定要我听从这洗衣机的轰鸣？

她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把声音弄得咣咣当当，这是她的家，是她的地方，就仿佛我并不存在，就仿佛我从未在那张床上趴着。

是啊，我存在，但是被当成了不存在。

我存在着，但是比不存在更为可耻，更让人轻蔑。在那张床上趴着的我是一个虚无，一个不存在，否则她

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呢？为什么不让我睡得深一点，更深一点，一直睡到深深的床垫里去。这样我就真的不存在了。

想一想，如果我真的是不存在的，如果此刻的床上空无一物，她的一举一动不是更符合道德吗？她没有因为她的声音而伤害任何一个人，我也没有因为她的声音而被伤害。想一想，如果真的是这样，有多好。简直是好极了，一切都符合道德，一切都温文尔雅地进行下去。

可是，我在，我就这样永远地在着，我不能从这在中脱身，哪怕是片刻，我被这“在”缠裹着，我在这“在”中窒息。

我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在早晨的时候洗衣服呢？

她说：那我什么时候洗衣服？

我说：你晚上不能洗吗？

她说：早晨为什么不能洗？

我说：我想睡觉。

她说：你是什么人，你睡觉就重要，别人洗衣服就不重要？

是啊。我是什么人？我“在”着，别人就要为我的“在”让道吗？不，完全不是这样。在这拥挤不堪的世界，我只是夹缝中的一个灰尘、一堆垃圾、一片烂叶。我时刻都在渴望自己被使用，对别人有用，被别人需要，可是，终于，我还是逃不脱被别人轻视的命运，我怎么能不是个垃圾，如果我不能保证时刻对别人有用，那么

我就不可能不是个垃圾。我是个垃圾！我被使用过了，我的价值被耗散了，我存在，但是我的价值已不在，我就是这样被否定了。至少此刻是如此，想到这里，我无比难过，但是，这是真的，我无法回避。

你追求价值，追求于别人有用，你拼命学习、工作，拼命寻找“客户”。你的焦虑是“怎样被别人使用？”可是，你不知道，作为人，在1968年以后，你在使自己“有用”，也在使自己垃圾化：克服垃圾化也就是使自己垃圾化。

这就是你在1968年以后的宿命。时间像个陌生人一样从你身上抽身离去，它一去不复返，你所经历的正在延长，你所未经历的正在缩短，你垃圾化着，你身上的垃圾性在不断增多啊。

你时刻都在盼望着奇迹，你时刻都在渴望着回到1968年或者更前的某个时间去。别人都在渴望一个未来，未来的某个可以实现的时刻，但是，你渴望回到过去，回到你来的地方，你宁可相信那里比未来更好，但是，你不能。

你不能，因为你长出了人的腿和脚，你只能在大地上行走，你再也不能飞了，可是，你多么想沿着来时的路回到你的飞那里去，你知道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

那天，你和你的朋友到了山东曲阜，在孔庙门前的甬道上，你看着那些柏树，心里止不住地难过。那些柏树历经千年，却依然苍翠繁茂，相较而言，刚刚才27岁你已老态龙钟。每天有多少人从这些树下走过，这些树